



诗意中和

(组诗)

文/图 红狼

中和以南

中和以南，天府大道以东
1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重情重义，一手牵华阳的裙裾
一手挽中和旧城的风韵
凡自开一朵奇异的花

传统农耕的稻田菜地
改种新加坡的，绿色理念
不管土城里与瘦
树也疯长，水也疯烧

西方的科幻，东方的神话
在这里开花结果，异彩纷呈
什么tod, 什么互联网加
不论季节，天天丰收新经济

中和以南
是成都高新区的高与新
是中和的另一个新天地

水码头

谁都知道
水码头除了水
就是大大小小的船只
大堆小堆的货物
高高低低的吆喝
以及来来往往的人影

长长短短的号子
由远及近，漂起白色的
泡沫和口水。雨水
只在这里作短暂停留
随即从船舶的空隙
挤出去，悄无声息地
赶自己的路

这是中和的水码头
是民国背景下的
一张黑白照片，却成了
老人们永久的记忆

民国的锦江
带上海河的水
穿过成都的市井
和所有的桥，穿过
东郊南郊一片田野
戴着桃花的红，桃花的白
还有白鸟和翠鸟的悠闲
一年四季，载着
往来的船只

南下的棉布和稻米
北上的木材和煤炭
统统在中和靠岸
一溜的吊脚楼下
水涨船高，形成水上集市
或涨或降，交易
白天和黑夜

着长衫礼帽的老板
只在岸上观望或督工
轻摇手中折扇，江风
忽左忽右，左也是抛夫
右边是鸡公车，左吹鸡声右
穿梭，忙碌

临江茶馆
说书人的醒木，惊醒江边
浪花，所有船只，轻轻摇晃
拉纤的号子，正从华阳
溯流而上

邵氏烤鸭，屈臣氏花
旗蜜酒门，香气飘到岸上
滑过船工的喉结
回味无穷

楼上旗袍粉窗
如锦红酒旗，迎风招展
早已灼伤，码头汉子们的眼

而挂在檐下的鸟声
不解眼前风情，透进樊笼
望着远处辽阔的春色

每逢元宵和中秋的
夜晚，星星点点的灯笼
石桥上，忽明忽暗
岸上却灯火如潮
上街，中街和下街
龙灯烟火，在水里燃烧
成一条火龙。岸上，水里
光芒四射

而月光，只是夜的颜色
是锦江的另一种抒情
是一轮清冽的皎洁。是异乡人
泊在水上的乡愁……

中和水码头就是中和往事
关于民国，和民国以前的
漫时光。而今锦江依旧
码头已荡然无存，江水
却一如既往，后浪追前浪
只是，流逝的水不再回头
流逝的岁月，不会重返

只有那些名叫河心的岛
成为中和人记忆的符号
犹如码头的一艘帆船
等待靠岸。等待弄潮的
人们，去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

瞰江亭

做一只鸟，停在纸上
看锦江的水，和从前的日子
怎样在日影与月影下流逝
而不被浪花耽误了羽翅

如果还是从前
如果瞰江亭还是江边的
一只水鸟，看江的人
就不会去翻一本书
更不会看着一幅手绘画面
引发无端的猜测和联想

其实，住在江边的中和人
哪里都可以看得见江
没有必要，在水里立几根柱子
搭建一个平台。只不过
在江边看，或远处看
江水好像离过自己

不知道古人的真实想法
却知道，像鸟一样站在高处
再宽的江面，尽收眼底
大船小船，以及在水里游生的
大鱼和小虾，在惊涛骇浪中
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那一刻，既有对水的恐惧
也有对一条河流的敬畏

是瞻瞰江亭的目的
固然是看江上的风景
而它的存在，却顺理成章
成了江上又一道风景

而今，锦江依旧
瞰江亭，却早被风吹雨打
残水流失。如果今天它还在
我会像李白一样，提一壶酒
不为送别，不为邀约他人
只等月亮升起起来

南延线蝴蝶桥

不为美观的爱憎
只借蝴蝶一袭翅膀
让一条道路，往南飞

中和的天空，挺直飞翔
比东晋时代更甚，更悠远

南方有佳木，有沃三千里
还有辽阔的相思。道路
是城市的脚，桥梁却是
城市起飞的翅膀

在中和，在滨江的拐角处
曾经是水码头，连接
东西和南北的，是泥桨
和纤夫的号子。坐船的人
不知是东水的敬畏，还是
对船工满怀悲悯，从不
讨价还价。然而

在水上往来
要么做一条鱼，要么
像白鹭一样飞翔。所以
很早以前，无论西边的商人
还是东岸的农夫，白天
和黑夜，做同样的梦
——不让河水承载
那么多的苦难

梦想终会成为现实
只将道路，从北向南延伸
从西岸江滩公园

以蝴蝶展翅的浪漫
向霄云飞

五岔子的桥

被称作五岔子的桥
一头江石，一头江东
是刻在锦江上的一个记号
最初木头是船，也是
一把尺子，被江东父老
无数次丈量，横渡一条江
所需的距离和时间
无非是，为了西岸那片
良田沃土

虽说秦川千里都是汉室江山
刘备的皇都，就在西岸以北
但五岔子在郊外，中和在江东
远在江湖，看不见帝王的宫召
百姓并不关心朝廷的事
只在乎土地，以及春秋收获
过自己风平浪静的日子

当木头在江上成为桥

编者按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

中和，即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位于锦江东岸，与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接壤，是成都市历史最悠久、文化底蕴最深厚的老场镇之一。其建场年代久远，自古便是成都平原重要的水码头。它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人文精神，早已成为中和的魅力之魂。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高新区的飞速发展，也给中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和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在抓好新区建设、做好旧城改造的同时，为了挖掘本土文

化，突出地域特色，把传统风俗、人文精神、优秀传统文化等历史记忆留给后人继续传承，特别注重搜集和整理地方文献，发挥本土文化名人和乡贤的作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诗意中和》就是在中和街道党工委、街道办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由著名作家、诗人红狼，历时半年多时间独自创作的一部诗歌集，即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本期“潮头”副刊所刊诗歌作品，均选自这本诗集。这些诗歌作品记录了中和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轨迹，再现了过往岁月中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前辈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状况，更多的是展现当下中和的新面貌和新气象。



【作者简介】

红狼，本名李国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于四川通江县一个农民家庭，现定居成都。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乡土文学》杂志执行主编，成都市高新区“三联会”常务理事、成都市高新区政协委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已在《诗刊》《星星》《诗潮》《散文诗》《香港散文诗》《四川文学》《四川日报》《大众阅读报》《四川政协报》《青年月报》等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和随笔多首（篇）；已出版个人著作6部，分别为诗歌集《生命放逐》《漂泊的乡土》、散文集《回家的路》《怀念村姑》、长篇小说《农历》、报告文学集《红崖千秋》，其中小说《农历》2015年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诗集《诗意中和》将于2020年3月出版。

并没有改变江水的流向
当木桥变成多孔的石拱桥
再变成层楼多窗的，钢铁构
景观桥，都丝毫不影响
水的流速，却让走在
五条岔路上的人
殊途同道

桥的作用不外乎是跨越水
和对水的尊重
虽说桥也是渡，桥也是渡
但是桥，却是水的一种担当
言五岔子有了桥
东西两岸的人，就在烟波之上
来来往往。滑竿，花轿、鸡公车
那些达官显贵，或平民布衣
一样的行走大方

只是，不管朝代的兴衰更迭
还是江上潮起潮落
那些短衫长衫的身影
那些不咸不淡的日子
总是被流水记忆
也总是被流水遗忘

只是七十六岁的极大爷
那个当年在江边放鸭的少年
至今没有忘记，当年
玄妹儿出嫁时，江边的
桃花正红，玄妹儿没有坐花轿
只打了一把油纸伞。经过桥上
回头看他的那一眼，让他心里
酸酸的，让他一辈子
都耿耿于怀

新川湖

一个晴朗的上午
我和儿子，慕名来到
新川科技园，然后很期待地
靠近，150亩的水域
生怕惊扰了，一片宁静

尽管有水鸟和鱼虾
尽管岸边有芦苇和菖蒲
你却无法测量，水的深度
岸上的花草树木，高低不等
它们在水里，试探水的深与浅
原来，天空有多高
水就有多深

走近这片水，俯下身来
认真地看，它其实不是湖
而是水对天空的模仿

这样的水，或这样的湖
我只在草原见过
天空有鸟，水里就有鸭
湛蓝的天，洁白的云
谁也分不清，这是新川湖
以为是，一片天空
落在了地上

新港花园

听不少老中和人说
公济桥路上的商住小区
新港花园，原来是一片坟地
至于地下埋着的，是谁的祖先
他们也不清楚

我想，不管是谁的祖先
都是中和人的前辈
也是我的前辈。毕竟
我现在就住在他们的土地上
我应该对前人深怀敬意
应该虔诚对待脚下
这片土地

至于当初开发的时候
那些无主的坟，有没有
迁往别处，且不必去追究
但可以肯定，先人们

早已化为尘泥

许多事，我们无法预料
就如同我，未曾料到
人到中年时，会在中和场
安家落户。就如长眠于此的
先人们，临终选择了这块
牛眼之地，想入土为安
却没有预料到未来
城市的发展，会在
他们的头上动土

他们更不会想到
死后所占领的，46亩土地
将会容纳1000多户人家
安居乐业。原本的土丘荒冢
已是高楼林立，早已变成
一个崭新的世界，成为
新一代中和人的
生活乐园

死人养活人睡地
是自然规律，也是
时代发展的趋势
只是，有那么多人
住在新港花园，只有我
才对地下的先人们
常怀感恩之心。只有我
有一个爱知的诗人
才对这块土地
如此深情

其实，不只是新港花园
也不只是商住用地
整个中和，乃至祖国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个角落，都有祖先的
骨肉和灵魂，每一寸土地
都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

我们今天活着的
有谁不是生活在祖先的
土地上？感谢先人
用最恰当的方式，去热爱和捍卫
我们脚下的土地
包括每一粒尘埃

日影湖边

初冬季节的阳光
显得格外珍贵与珍贵
唯有中和最富有
被称为日影的湖
一半是水
一半是阳光

太阳的影子
连同天空，倒映在湖里
容易产生错觉：平日里
习惯的一片浅水
猛然间变得深不可测
鸟声与鲜花，纷纷地离
只剩几片云彩
沉入水底
水草一样浮动

垂钓者比我先到
似乎担心鱼群，误将日影
认作鱼饵。但旁人看来
垂钓的目的并不明确
不知是钓鱼，还是在
钓太阳，钓出出去一杆
日影都在颤动
仿佛水底的太阳
已经上钩

我却站在岸上
向天空伸出一只手
生怕刚刚升起太阳
掉下来，砸伤
湖底的影子